

## 毛病

□赵小波

新建的学校，几栋楼都起了名字，用泡沫板做成鲜红的大字，粘在楼顶上，很漂亮。

体育馆是“弘艺楼”，其他的分别是“慎思楼”、“笃学楼”、“崇德楼”等。综合一比较，私下里认为“弘艺”应是“弘毅”，这样几个楼名出典都是传统文化，才一致。虽然心里这么想，可不能说出来，大字已粘上楼顶，不是征求意见，还是谨慎点好。

其实，自己以前没这么稳重，看到错字就会纠正，不管谁。

刚参加工作那年，一次校长用小黑板写了个通知放在办公室门口，上写着：“各位老师……”

我以为“各”和“们”语义重复，不能并用，保留一个就行，就把自己的想法向校长说了。

听我说完，校长笑了笑，说：“哦——，叫轻点就行呗！”

便不理我了。

看校长不理，又不能自己去改，只好讪讪离开了。但心里是想不明白的，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怎能发生这种知识性的错误呢？

也奇怪，小黑板放那儿好几天，学校里那么多老师，就没有人发现这个错误？后来人说我年纪不大，毛病不少。

后来发生一件事，我对校长看法不小。

办公室里的值日表，职责栏有这么一条：除理学生事务。一次某领导到校检查，偶然看到这条，认为应是“处理”，不是“除理”，还讲出了理由。校长满脸带笑听着，领导刚说完，他就立刻擦掉了“除理”写上“处理”，嘴里还连夸领导见识高，态度极谦恭。刚好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好疑惑：校长怎么了？年纪不小，毛病不轻啊！

不久调离了那所学校。因缘际会，工作多年后，我又回到了那所学校。

校长早已不是那个校长，学校也已易址新建。年龄渐大，自己原先的毛病也改了，现在除了上课时纠正学生，别处见了错字，心里明白，嘴上不说了。

一转眼，“弘艺楼”叫了三年。

去年，为美化升级校园，学校把每栋楼的名字都做成金属的，焊在门厅上方；鎏金大字，闪闪发光，更漂亮。有人发现，其他楼没变，体育馆上却是“弘毅”了，连顶上那个红色的“艺”，也换成“毅”了。

不知谁提出来的。要知道，换上面那个字，爬高上低，很麻烦的。

还是为改过来高兴。

看来自己那毛病还没好，且不轻。郁闷。

## 纠错

□庞洪锋

前几天，我拾撿书橱，看到一本蓝色笔记本。封面正中印着“广播”二字。下边印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赠字样。字都是烫金的。打开，扉页上写着：获奖留念，一九八三·四·九。

这勾起我的一段回忆：

那是一九八三年的“三八妇女节”，这天，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一位领导同志在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其中为妇女“撑cheng腰”她读作为妇女“zhang腰”。

我立马写了一封纠错的信寄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一个月后，我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回复，除了编辑的亲笔信，还有那篇文稿，另外还有听众收听有奖的奖品。就是这本蓝色笔记本。这对当时的我可是老大不小的鼓励呢！

打那以后，对纠错我就更用心了。每当读报、看杂志、听广播、看电视，一发现错字，我就记下来。或写信、或打电话、或发邮件指出。要不，心里像个事似的。

我念小学时老写错字。人送外号“错字大王”，教我语文的陆老师可没少操心。有一回听写，其中有个词：众志成城。我写为：众志成城。陆老师选三个全对的同学上讲台写在黑板上。其中有我，写完，有同学站起来指出我城写错了，陆老师道：瞧，老师也有弄错的时候。

打那以后，我写众志成城，再没错过。

工作了，有一天，我和几个小学同学去看望刚出院的陆老师。陆老师已退休。说着话，我想起众志成城的事，询问陆老师。陆老师一副惊讶的样子，有这事？

陆老师让儿子从书橱里捧出一摞书夹，从中抽出一个，打开，在一摞发黄的作业本中抽出一本，翻了几页，递给我，我接过来看，边看边呵呵笑，道，这小朋友错字错得有意思，你们瞧：所以的所左边里侧成个口；珍贵的贵的长横和上面口的下部那一短横合二为一成了一横；酒量的酒里面的一横没有了。作业本里每

个错字旁边都有一个用红笔写得正确的对应字。一笔一划，端端正正，极有印象。再翻到封面，竟然写着我的名字。怪不得似曾相识呢。我脸色肯定红了。陆老师道：这，就送给你了。边说边又从书夹里翻出几本作业本，分送给在座的几个同学。物归原主吧！陆老师呵呵一笑。

我们说起自己常常写错的字来，有开心，也有不好意思，还有对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向往。更有对老师的感恩之念。

我刚上高小时，爸给我买了本《新华字典》。可我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极少翻字典。因此错字就像我的朋友，不离不弃跟着我。就拿自己的己、巳经的己和已字的运用，我经常将它三个张冠李戴安错位置闹个笑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案头陆续添置了《六用词典》《汉语成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1989年版，《辞海》第六版等辞书。

不出错字，是对知识的敬重。

## 错字各有奥妙

□邵一劭

错字，人人会错，各有奥妙。写错的，读错的，打错的，印错的，等等。

印错的里边，时有所见，无错不成书(报)。

打错的里边，铺天盖地，网络语言里面尤甚。

读错的里边，汪曾祺笔下扫盲班里的赵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老师指着一个“足”字，赵旺读“鞋！”读“哦，袜子！”读“脚丫巴子！”一个字能读出三四个音来，这位同学真行。新近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读出的那个“鹤”字，应该说更有水平，读错了以后，还加以解释，仿佛很理所应当似的。

写错的里边，分书法人口和非书法人口两种：后者，因为文化程度的高低，不好多说什么；而前者，则因为既然都能耍两下子，刷两下子，很有些故意要把好端端的汉字给写傻了、写丑了、写黑了、写错了不可的趋势。因为是手写体，所以有时候一些

所谓的书法家们，不是少一点少一划，就是多一点多一划，任意阉割糟践方块字。单看那些所谓“墨宝”吧，我们不必为名人、圣人讳，沃兴华在公开发表的书作里落款“谢朓一首”，一共四句，不但硬生生地偷梁换柱了谢灵运的两句，还把最后的“吟”字写成了“啼”字。当下任期上的中书协主席苏士澍更是经常弄出一些错字别字、张冠李戴的故事。王羲之的《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妇孺皆知。而“惠风和畅”的“和”字，他酒后“驾驶”，硬是把“禾”字旁右边的“口”给写成了“日”字。

错字别字是一家。给我留下切肤之痛的，是我名字里面有两个是同音的字。很多人不认识后面的一个“劭”，写我名字的时候，不是写成“勋”字就是写成我的姓“邵”字。很率性的，你不懂我，我也不怎么怪你。

有的时候，有些字看上去很对，本身并没有写错，其实对照

着看的时候也不对。比如，自己手底下就有一些过路印，有两方就是这种情况。一方是“毓清官”，边刻却是“梅清官”，那么这个“梅”字，显然就是一个错字了；另一方“凤闻诗礼凛心传”，也是边刻出现了错字，刻成了“凤闻诗礼凛心传”，那么这个“凤”字，对不起，也是一个错字了。

错字，说错了，写错了，印错了，有的人很自觉，主动地印个勘误表，发个纠错声明，等等。这些，都很好。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听之任之，置若罔闻。据知，郭沫若的“沫”字本来是个“沫”字，起初就是因为别人寄稿费的时候，先是不小心写了一回错字，然后郭沫若将错就错，一错终生了。

错字，是个很小很小的事儿，也是一个很小儿科的事儿。但是，处理不好，会很伤大雅，很丢人的。

怎么办呢？仓颉有眼，有四只眼，似乎还是很不够用。

## 一个错字 一生遗憾

□李本秀

1980年6月1日上午，公司的秘书小许走进办公室对我说：“本秀姐，快，有总医院给你打来的电话。”

我跟小许一路小跑来到公司办公室。电话是军区总医院外科的刘军医打来的：“本秀同志，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上个月你母亲在我院检查后，我们确诊是食道癌，已经8厘米，请对你母亲保守秘密，如你同意手术治疗，请于6月10日来我科，我们好做统一安排。”

放下电话后，我就忙着联系爱人和两个哥哥，商量手术的事。

当我们6月10日赶到医院，找到刘军医后，刘军医生气地说：“本秀同志，我在电话里明明告诉你6月4日来，我们好统一安排做手术。没见你们按时来，我以为你们不做了呢。如今你们隔了一周才来，那得重新检查，重新安排啊。”

听刘军医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自己是把“四”错听成了“十”，后悔当时没有认真核实。刘军医听了我的解释也很同情，立刻重新安排检查，安排手术时间。可因母亲的食道癌细胞已扩散，长度已达13厘米，无法彻底除净癌细胞，手术10个月后就离开人世。

听错一个字，让我终生遗憾内疚。从此，我只要一听到数字，总要仔细分清是一二三四的四，还是八九十的十。

## 字有错 爱无悔

□申学利

虽然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过”总会造成损失，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过就是错，错不可避免，但要尽量降低它的发生率。

我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听奶奶反复讲一个写错字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纨绔子弟不好好读书，不学无术。一天他带着仆人外出办事，半路上下起了大雨，他赶紧吩咐仆人冒雨回家拿伞。为防不周，他特意写了一张纸条让仆人带回。可问题就出在这张纸条上，老财主一看儿子写的那几行字，吓了个半死。纸条上是这么写的：“父亲大人，家里有命，请捎命来；如无命，拿钱来买命。”纨绔子弟把“伞”写成了“命”，使老父亲误以为儿子遭绑票了。

因为那时还小，这个故事只当玩笑，一笑而过。

不想写错字造成重大误会的事，有一回真的就发生在我身上。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刺激了我，让我痛改前非，以后无论写什么，都无数遍地检查，字斟句酌，唯恐出错。一直到现在，间或有散文小说被刊发，我认为，肯定与我的咬文嚼字不厌其烦修改的文风有关。

那件“错”事发生在我上高二那年。当时我的成绩较差，想趁暑假补一下功课。就让回家的同学给父母捎个信，说我暂时不回家了。更为了让父母放心，我也像奶奶故事里的那个富家子弟一样，修书一封，让同学一并带回。

信的大意是这样的：爸妈，明年就高考了，我成绩不好，想在暑假里补补课；誓(暂)不回家……

同学走了，我在空荡荡的宿舍里美美地睡了一觉，想晚上再去找班主任老师安排补课事宜。可是天还没擦黑，父亲就蹬着他平时拉脚的大架子自行车赶来了。几十里路，奔波得满头大汗，见到我，就大喊了一声：“儿子，你要去哪儿？”

父亲“从天而降”，吓了我一跳。

“爸，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家里没事，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呀？什么事想不开，难道你不要爸妈了吗？”激动的父亲一把拉住我的手，像一松开我就会消失了一样。

我被父亲弄糊涂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父亲看着我愣神的样子，赶紧掏出他给他写的那张信笺。父亲在我写的“誓不回家”四个字上画了一个圈，白纸黑字，我一看明白了。“爸，对不起，是我一时心急，忙中出错，写错了字。我本来是想写暂不回家的，错写成了誓不回家。都是我不好，害得你担惊受怕。”

误会解释清楚了，父亲喜极而泣。有写错的字，没有写错的父爱。

错

字

投稿邮箱：[qdwbxz@163.com](mailto:qdwbxz@163.com)  
(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山东大  
命題嘉賓：黄发有